

非常经典

穿梭科幻与现实的神奇与奥秘，在没有阻隔时空距离的亲临中，深切感受大师们神来之笔的宏伟气魄。

昂梯菲尔奇遇记



[法国] 儒勒·凡尔纳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昂梯菲尔奇遇记

(法国) 儒勒·凡尔纳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昂梯菲尔奇遇记

(法国)儒勒·凡尔纳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生于法国西部海港南特,父亲是位颇为成功的律师,一心希望子承父业。但是凡尔纳自幼热爱海洋,向往远航探险。

18岁时,凡尔纳遵父嘱,去巴黎攻读法律,可是他对法律毫无兴趣,却爱上了文学和戏剧。在巴黎,他创作了20个剧本(未出版)和一些充满浪漫激情的诗歌。

后来,凡尔纳与大仲马合作创作了剧本《折断的麦秆》并得以上演,这标志着凡尔纳在文学界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气球上的五星期》出版之后,凡尔纳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多方面的探索时期,他尝试多种写法,朝多种方向进行探索,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出版两本,总标题为《奇异的旅行》,包括《地心游记》(1864年)、《从地球到月球》(1865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1867—1868年)、《海底两万里》(1870年)、《环游地球80天》(1873年)、《神秘岛》(1875

年)、《太阳系历险记》(1877年)等优秀作品。

凡尔纳的故事生动幽默,妙语横生,又能激发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热爱科学、向往探险的热情,所以100多年来,一直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欢迎。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表明,凡尔纳是世界上被翻译的作品最多的十大名家之一。

凡尔纳最令人惊叹的是,他是一个对未来事物有伟大设想的人。他在无线电发明之前就已经想到了电视,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有声传真”。他在莱特兄弟造出飞机半个世纪之前已经设想了直升飞机。几乎所有20世纪的奇迹都被这位科幻大师预见到了,如潜水艇、飞机、霓虹灯、导弹、坦克等等。

受到启发的人都乐于称道他是“科学幻想之父”。海军少将伯德在飞越北极后回来说,凡尔纳是他的领路人;潜水艇发明者西蒙·莱克在自传里的第一句话是:“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事业的总指导。”气球及深海探险家皮卡德、无线电的发明者马克尼和其他一些人,都一致认为凡尔纳是启发他们发明的人。法国著名的利奥台元帅有一次在巴黎对下议院讲话时说:“现代科学只不过是将凡尔纳的预言付诸实践的过程而已。”

儒勒·凡尔纳的优秀作品至今仍然是我国青少年读者的优秀精神食粮。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18
第四章	25
第五章	34
第六章	45
第七章	55
第八章	64
第九章	75
第十章	87
第十一章	98
第十二章.....	107
第十三章.....	116

第十四章.....	126
第十五章.....	135
第十六章.....	143

第二部

第一章.....	151
第二章.....	159
第三章.....	166
第四章.....	176
第五章.....	186
第六章.....	195
第七章.....	204
第八章.....	213
第九章.....	224
第十章.....	233
第十一章.....	243
第十二章.....	254
第十三章.....	264
第十四章.....	275
第十五章.....	287
第十六章.....	300

第一部

第一章

一位无名船长为搜寻一座无名小岛，正驾着无标名的航船，行驶在不知晓的海洋上

1831年9月9日，清晨六时许，船长离舱登上了尾船楼板。

东方欲晓，准确地说，圆盘般的太阳正缓缓地探头欲出，但尚未冲出地平线。长长地发散开的光束爱抚地拍打着海面，在晨风的吹拂下，大海上荡起了轮轮涟漪。

经过一个宁静的夜，迎来的白天将会是一个大好的艳阳天，这是末伏后的九月难得的天气。

船长用右眼校准望远镜，转身向四周了望，水天苍茫浑然一色。

他放下望远镜，走到一个长满胡须的操舵手身边，这是一位老者，眨着眼睛，目光炯炯有神。

“你是什么时候值班的？”船长问道。



“四点，船长。”

两人用一种谁也听不懂的语言交谈着。这语言无论是欧洲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及其他国家的人都会感到莫名其妙，除非他常去地中海东岸的各商港，这或许就是一种介于土耳其语和叙利亚语之间的混杂语。

“有新情况吗？”

“没有，船长。”

“从早到现在，一直都未看见船吗？”

“只有一只三桅杆的大船，在风大时靠向我们，借风势我很快甩掉它了。”

“很好！干得不错，现在怎么样？……”

船长全神贯注地环顾了四周。随后他大声喊着：“准备转舵！”

船员们都行动起来，前帆下的绳索随舵杆的下压而张紧了，同时扯起了后桅帆，船开始随风往西北方向驶去。

这艘用商船改造的游船，约400吨位，双桅杆，一名船长，一名水手长率15名水手，他们身强力壮，穿着很像东欧海军的装束：短衫、无檐帽、肥裤、长靴。

这帆船无论是船的前防板外部还是船尾外甲板上均未标名，也未挂旗。为避免与其他船只致敬或答礼，只要瞭望哨一发出“有船”的信息，它就得转舵改道。

难道这是一艘海盗船？当时在这一带水域还能碰到海盗船。它是害怕被追捕？不，船上找不到武器装备，若是冒险行盗的船不可能只有这么几个水手。

或许是只走私船，警觉的海关检查人员来检查，翻箱倒柜地搜寻，也决不会发现有一件走私货。说实话，这船没有带任何货物。货舱存放的是够几年食用的粮食，以及白酒、葡萄酒等饮料。在尾楼舱下，有三只扎铁箍的木桶……可

见,这些均可用来压舱,是很绝妙的金属压舱物,它可使航船满帆前进。

也许人们会想,那三只木桶是否装了火药或是其他爆炸品?

也不会,因为他们走进装桶的舱里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对于该航船的目的地,15个月来进进退退、遇船改道的原因,对它在这段时间、这片海域时而扬帆前进,时而缓缓行驶,忽而穿行内海,忽而远航漫无边际的大洋的情况,每一个水手都无可奉告。在本次无法解释的航行中也曾发现过几块陆地,船长尽快回避了,还曾看到过几个岛屿,他也急忙转舵离开,如果从船长的航行日志上查询,更会觉得离奇古怪。因为这既不能用风向,也不能用天气的变化来加以说明。这是46岁、头发竖起的船长和一个神色高傲的人之间的秘密。此刻,那个神色高傲的人出现在了望台上。

“有新情况吗?”他问道。

“没有,阁下!”船长回答。

他耸了耸肩,不屑一顾地结束了这次只有三四个词的谈话。随后这个刚才被船长尊称为“阁下”的人沿了望台的扶梯回到房中。他躺在沙发上,纹丝不动。似乎已酣睡,但并未睡觉。或许,他正在为一个难题而困惑。

这个人大约50多岁,身材高大,结实的脑袋上满是浓密的花发。满脸的胡须从嘴到胸连成一片,黑色的眼睛里闪烁着炯炯有神的目光。他神志傲慢,但显然满脸愁容,简直可以说沮丧失望。他庄严的神态表明他出身高贵,可从他那穿戴却看不出来。他身披一件棕色的阿拉伯式的大衣,袖镶花边,饰以五颜六色的流苏,头戴黑橡球顶的绿色便帽。



两小时过去了，一个年轻的侍者送来午餐，摆放在一张小桌上，小桌固定在地板上，地板上铺着厚厚的、绣有绚丽多彩花纹的地毯。

除了用两只精雕细刻的小银杯子装着的又香又热的咖啡之外，他对精心烹饪的菜肴都不以为然，然后，又在他那嘴唇和雪白的牙齿之间叼夹起琥珀烟嘴，放在他面前的水烟筒发出一缕缕缭绕的烟雾，在叙利亚烟草的馨香中，他又进入梦想之中。

上午过去了，双桅杆帆船在海浪中轻轻地摆动着轮舵，在海面上继续它捉摸不定的航行。

快四点时，阁下站了起来，踱了几步，停在迎风半开的船窗前，向海面尽头观望。然后，他在一块用地毯掩盖的活动地板处停下，这块地板无论脚踏哪个角均可打开，露出通向下边底舱的开口。

在底舱里，并排放着那三只前面提到的木桶，这个人向那块活动地板俯下身子，停了一会儿，似乎看到木桶又使他进入了遐想。他直起身来，低声说：“不！不能再犹豫了，再找不到一个无名的小岛，把它们悄悄地埋藏起来，我宁愿把它们抛入大海。”

他重新关上地板，铺好地毯，沿扶梯上了尾楼板。

下午五点了，天气看来无任何变化。几朵淡红色的云彩随风飘动，左帆上部略有倾斜，船后尾拖着一条白练，宛如绮罗纱巾，和调皮、任性的波浪融为一体。

阁下用目光慢慢地扫视着海平面，蔚蓝的大海衬托着弧形的天际。他站在那里可以看见十几海里以外的一块不高的陆地，但看不到别的轮廓在水天相交处突起。

此时，船长向他走去，两人还是重复那两句老话：

“有新情况吗？”

“没有，阁下。”

他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在船后艙的一条长板凳上坐下。船长在风中踱来踱去，举着望远镜的手还在颤抖着。

“船长，……”他再次观察一下附近的水域，然后对船长说。

“阁下，您需要什么？”

“我要准确地知道我们在哪里。”

船长取来海图，把它铺在船壁的板桌上。

“在这里。”他用铅笔在一条经线和纬线交叉处指点着回答道。

“离东边的这个海岛有多远？……”

“22 海里。”

“离这块陆地呢？”

“约 26 海里。”

“船上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吧？”

“除了您和我，没有人知道，阁下！”

“就连我们在什么海上航行都不知道？”

“连最优秀的水手也说不出，因为我们早就甩掉了各式各样的船。”

“啊！我们运气真糟，为什么我竟碰不到一个航海者们找不到的岛屿，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一块只有我才知道的礁石？我要把我的财宝埋藏在小岛上。等时机成熟时，几天的航行就可以到达把它取出来……但愿这天能够到来！”

说完后他又沉默不语，走到船前防板旁探身向外望去。深深的海水，碧透晶莹，一眼可望穿 80 多英尺。^① 看着，他

① 1 英尺相当于 305 毫米。

突然转身喊道：“好吧！我要把我的财宝交给这个深渊。”

“它将永远不再会还给您了，阁下！”

“哼！我宁可沉掉它们，也不将它落入敌人、庸人的手中。”

“那您就请便吧！”

“好！天黑前，我们如果还不能发现那样的小岛，就立即把木桶全沉掉！”

“遵命！”船长边回答边指挥转向行驶。

阁下回到后尾舱中，抱肘倚壁又陷入习惯的朦胧的梦幻之中。

太阳快落山了，9月9日这离秋分还有半个月的日子，太阳的圆盘将在略偏西几度消失，恰好落在引起船长适才注视的那个方位。那么难道没有和大陆、岛屿相连的海峡？在这个半径为15至20海里的范围内，这是航海者十分熟悉、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地图没有标出任何陆地，看来这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或许有一块孤零零的岩石，一块离海平面只有几米高的礁石，也可为那位阁下埋藏财宝，难为他费尽心机找到现在……

如果有小岛，那周围一定会有沙滩环抱，没有对岸的激浪和浪花，它决不会从船上水手眼中漏掉。然而在海图上谁也看不到任何小岛和礁石。尽管如此，船长仍然不放过四周海面。

那望远镜瞄得不能再准了，还是未见任何影子。他认为这简直是幻想！

确实，在望远镜看到的范围内，没有任何哪怕是最模糊的轮廓。

此刻已六时许，太阳开始落入地平线。日落和日出时一样，当它落到地平线以下，反光使人们仍然可以见到它，

那斜撒在海面上的缕缕光束，从西向东延展开来，好似灯火阑珊，在秋风中抖动着。当太阳的圆盘上缘与水面相切时，红光骤然消逝，发出了绿色的光雾。船体处于昏暗之中，而那高扬的白帆还被最后的余晖染成了紫红色。

夜幕降临了，忽然前面有人喊道。

“嘿！……”

“什么？”船长问道。

“在前方有块陆地！”

“陆地！难道就是前几分钟在那个方位上看到的似有若无的轮廓？……这么说没搞错。”

听到瞭望哨的喊声，所有值班的水手都奔向前甲板，往西了望。船长身挎望远镜，手抓住大桅杆的缆绳，敏捷地爬上桅杆，骑在顶桅下角索的横档上，举起望远镜，搜索着所指的方向。

瞭望哨没有看错。果真在六七海里以外，有一个小岛在五彩缤纷的苍穹下露出了黑色的轮廓。它又像一块礁石，距海平面很近，被含硫的水蒸汽笼罩着。50年后，或许水手会以为它是一艘巨轮正在横渡大洋，但在1831年，人们不可能想到有如此巨大的航船。

况且，还等不得船长思考，那小岛就立即被夜幕淹没了。那也无妨，反正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小岛是毫无疑问的。

船长立即走进船舱，那位阁下从梦幻中惊醒，他让船长靠近些，还是问那个老问题：

“怎么样？”

“是的，阁下。”

“看到陆地了？”

“起码是一个小岛。”

“有多远？”



“往西六海里左右。”

“海图上没有任何标志吗？”

“没有！”

“肯定没错？”

“绝对没错！”

“这是一个无名的小岛？”

“我想是的。”

“这可能吗？”

“是的，阁下，或许是刚刚形成的。”

“刚刚形成的？”

“我是这样推测的，它看来被火山的蒸气包裹着。这一带是火山活动区，常常有小岛露出。”

“但愿你说得对，船长！这块突然升起的陆地，我是多么需要它！它不会属于任何人……”

“或者至少它只属于第一个占有者，阁下。”

“那就是我！”

“是的……是您。”

“直奔小岛！”

“直奔！还是小心一点！”船长答道：“如果有些礁石延伸得太大，我们的船就会碰得粉碎，我想还是等天亮看清位置后再靠岸。”

“我们等着……同时向它靠近……”

“遵命！”

这才是优秀的水手之见，船决不能冒然行驶，特别当靠近一块新陆地时，要边采深浅边前进，夜间行船更要谨慎才是。

阁下又回到他的舱房，即使他睡着了，见习水手在天刚破晓时也不必唤醒他，因为太阳升起之前他会准时来到船